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五十

明 茅坤 撰

潁濱文鈔六

論

夏論

文甚佳至於虞之所以宗堯夏之宗鯀亦古今典禮一大疑處

聖人之道茍可以安天下不求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之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夫聖人之於天下不從其所安而為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為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今

夫人之愛其子是天下之通義也有得焉而以予其子孫人情之所皆然也聖人以是為不可易故因而聽之使之父子相繼而無相亂以至於堯堯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舉天下而授之人此聖人之所以大過人而天下後世之所不能也天下後世之所不能而聖人獨為之豈以為異哉天下之人不能皆賢而有異人焉為異而震之則天下皆將喜其名而失其真故夫堯舜之傳賢者是不得已而然也使堯之

丹朱舜之商均俚可以守天下而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以為異而疑天下哉然則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以益為不足受也使天下復有禹予知禹之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啓足以為天下故也啓為天下而益為之佐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魯人之法贖人者受金於府子貢贖人而不受賞夫子嘆曰嗟夫使魯之不復贖人者賜也夫贖人而不以為功此君子之所以異於衆人者而其

獎乃至於不牘是故聖人不喜夫異以其有時而窮也
閔子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援琴而歌戚戚而不樂作
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夏終三年之喪見於夫子
取琴而鼓之其樂侃侃然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
也而夫子皆以為賢由此觀之禹益之事傳者之過也
記有之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
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舜禹皆有所從受天
下者其所從受天下者不可忘也故舜宗堯而置瞽瞍

此天下之大義也至禹不獨廢堯而且忘舜鯀雖得罪以父故得祭於郊從舜之義則禹為忘其君從禹之義則舜為忘其親二者皆聖人之所不為也予聞之禮之所行義之所許也故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舜禹之有天下則先王之所未有也故堯雖非父而其德載於後世不可以不宗瞽雖其親而無功於人不可以私享二者皆義也至夏后氏郊鯀而宗禹此禹之子孫之禮也孰謂禹之不宗舜哉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

宗舜先儒以為此虞氏子孫之禮也以虞推禹則禹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也鯀雖得罪於舜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瞽瞍之比也故卒為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顧可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之所予也

商論

此文如天馬行空而識見亦深到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

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

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强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寛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葢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强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葢物之强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强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

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強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于齊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尚功則近于強親親尊尊則近于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強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子由謂商之治尚嚴故其享國不及周之八百予竊疑商書曰代虐以寛則商之政未必一於猛也按禮記雖有商人先刑罰而後爵禄之言要之多雜於漢儒附會之言而未必聖人之至者且周自平王以後一變而為春秋再變而為戰國而周天子特懸一名於上者五百餘年葢其列國各擅土地甲兵而不能相一而其所不敢屠周者斯則文武禮教之遺澤在焉耳商之

六百未嘗不以天子臨諸侯也故商之歷雖不及周而其實過之然以齊魯譬之其迹若近而其情不可考矣

周論

獨見之論

傳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尼亦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歷觀唐虞至於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日而不趨

於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鬬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其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熘啜土鉶土階三尺茅茨不翦至於周而後

大備其粗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於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益其當時莫不自謂文於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為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醴俯伏以薦思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為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䰟氣升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於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為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

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於是先黍稷而飯稻梁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為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復優游而不忍去以為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文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於毫釐纖悉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

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葢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為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葢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為法也

愚竊謂忠質文三字以之名三代之治則可以之論三代之相捄而又謂若循環然則不可當其風氣之日開而聖人以漸為之經緯其間至周而文始大備及周之衰而苟有王者起亦不過循文武成康之遺爾豈得又推文而之忠與質乎哉不然湯何以纉禹舊服而武王之克商也亦特曰政由舊故愚獨謂夏未嘗尚忠商未嘗尚質周亦未嘗尚文此皆後世之所以仰觀

三王之典禮與其風俗之可見者而强名之爾

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頌美之也假

令如後世儒相抹之說孔子於此必深言之矣

何以獨遺此一段大議

六國論

識見大而行文亦妙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

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為

之深思遠慮以為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

以為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

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埸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唐荆川曰此文甚得天下之勢

秦論一

此篇過秦失所以取天下

秦人居諸侯之地而有萬乘之志侵辱六國斬伐天下不數十年之間而得志於海内至其後世再傳而遂亡劉季起於匹夫斬刈豪傑𦵏秦誅楚以有天下而其傳子孫數十世而不絶葢秦漢之事其所以起者不同而其所以取之者無以相遠也然劉項奮臂於閭閻之中

率天下蠭起之兵西嚮以攻秦無一成之聚一夫之衆驅罷敝讁戍之人以求所非望得之則生失之則死以匹夫而圖天下其勢不得不疾戰以趨利是以冒萬死求一生而不顧今秦擁千里之地而乘累世之業雖閉關而守之畜威養兵拊循士卒而諸侯誰敢謀秦觀天下之釁而後出兵以乘其獘天下夫誰敢抗而惠文武昭之君乃以萬乘之資而用匹夫所以圖天下之勢疾戰而不顧其後此宜其能以取天下而亦能以亡之也

夫劉項之勢天下皆非吾有起於草莽之中因亂而爭之故雖驅天下之人以爭一旦之命而民猶有待於戡定以息肩於此故以疾戰定天下天下既安而下無背叛之志若夫六國之際諸侯各有分地而秦乃欲以力征強服四海不受先王之遺黎以為子孫之謀而竭其力以爭鄰國之利六國雖滅而秦民之心已散矣故秦之所以謀天下者匹夫特起之勢而非所以承祖宗之業以求其不失者也昔者嘗聞之周人之興數百年而

後至於文武文武之際三分天下而有二然商之諸侯猶有所未服紂之衆未可以不擊而自解也故以文武之賢退而修德以待其自潰誠以為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勤勞不懈而後能至於此故其發之不可輕而用之有時也嗟夫秦人舉累世之資一用而不復惜其先王之澤已竭於取天下而尚欲求以為國亦已惑矣

秦論二

此篇正言秦之所以取天下當以此不以彼兩

篇合一篇

三代聖人以道御天下動容貌出辭氣逡廵廟堂之上而諸侯承德四夷向風何其盛哉至其後世稍衰桓文迭興而維持之要之以盟會齊之以征伐既已畢矣然春秋之後吴越放恣繼之以田常三晉之亂天下遂為戰國君臣之間非詐不言非力不用相與為盜跖之行猶恐不勝雖桓文之事且不試矣而况於文武成康之舊歟秦起於西陲與西戎雜居本以强兵富國為上其

先襄公最賢詩人稱之然其所以為國者亦猶是耳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夫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强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為霜然後堅成可施於人今夫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而君子以為未成故其後世狃於為利而不知義至於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惡鄙詐猛暴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秦之君臣以為非是無足以服人矣當是時諸侯大者連地數千里帶

甲數十萬雖使齊威晉文假仁義挾天子以令之其勢將不能行惟得至誠之君子自修而不爭如商周之先君庶幾可以服之孟子遊於齊梁以此干其君皆不能信以為詐謀奇計之所不能下長戟勁弩之所不能克區區之仁義何足以致此然魏文侯當時之弱國也君王后齊之一婦人也魏文侯行仁義禮下賢者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而秦人不敢加兵君王后用齊四十餘年事秦謹與諸侯信而齊亦未嘗受兵而況於力行

仁義中心慘怛終身不懈而有不能勝者哉夫衣冠佩玉可以化强暴深居簡出可以却猛獸虛心寡欲可以懷鬼神孟子曰仁不可以為衆誠因秦之地用秦之民按兵自守修德以来天下彼將襁負其子而至而誰與共亡惜乎其明不足以知之竭力以勝敵敵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始皇論

蘇氏兄弟論罷侯置守處並祖柳宗元之論而

附益之而予由此論却亦跌宕可以補柳子之

不足

諸侯之興自生民始矣至始皇滅六國而五帝三代之諸侯掃地無復遺者非秦能滅諸侯而勢之隆汚極於此矣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傳商及周文武之間止千七百餘國夫人之必爭强弱之必相吞滅此勢之必至者也彼非諸侯獨能自存聖賢之君時出而齊之是以强者不敢肆弱者有以自立葢自禹五世

而得少康自少康十二世而得湯自湯八世而得太戊自太戊十三世而得武丁自武丁八世而得周文武當是時雖有强暴諸侯不得以力加小弱然虞夏諸侯亡者已十八九矣自文武成康以來三十有三世獨一宣王能紀綱諸夏幽平以後諸侯放恣春秋之際存者百七十餘國而已雖齊威晉文迭興以會盟征伐持之而道德不足其身所攻滅葢已多矣陵遲至於六國獨有宋衛中山泗上諸侯在耳地大兵强皆務以詐力相傾

雖使威文復生號令將有所不行非有盛德之君不足以懷之矣是以至於蕩滅無餘而後止秦雖欲復立諸侯豈可得哉而議者乃追咎李斯不師古始使秦孤立無援二世而亡蓋未之思歟夫商周之初雖封建功臣子弟而上古諸侯碁布天下植根深固是以新故相維勢如犬牙數世之後皆為故國不可復動今秦巳削平諸侯蕩然無復立錐之國雖使並建子弟而君民不親譬如措舟滄海之上大風一作漂卷而去與秦之郡縣

何異且獨不見漢髙晉武之事乎割裂海内以封諸子大者連城數十舉無根之人寄之萬民之上十數年之間隨即散滅不獲其用豈非惑於其名而未察其勢也哉古之聖人立法以御天下必觀其勢勢之所去不可以强反今秦之郡縣豈非勢之自至也歟然秦得其勢而不免於滅亡葢治天下在德不在勢誠能因勢以立法務德以扶勢未有不安且治者也使秦既一天下與民休息寛徭賦省刑罰黜奢滛崇儉約選任忠良放遠

法吏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

三國論

論三國而獨挈劉備亦堪輿家取寓之說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

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吒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

頑鈍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

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葢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鋭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翘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鋭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

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吕布而狼狽於荆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也夫

晉論

晉之士患在不習事故無以經畧當世子由議

之未當而行文自佳

御天下有道休之以安動之以勞使之安居而能勤逸處而能憂其君子周旋揖讓不失其節而能耕田射御以自致其力平居習為勉強而去其惰傲厲精而日堅勞苦而日強冠冕佩玉之人而不憚執天下之大勞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無足為者而天下之匹夫亦無以求勝其上何者天下之亂葢常起於上之所憚而不敢為天下之小人知其上之有所憚而不敢為則有以乘

其間而致其上之所難夫其上之所難者豈非死傷戰

鬬之患匹夫之所輕而士大夫之所不忍以其身試之

者耶彼以死傷戰鬬之患邀我而我不能應則無怪乎

天下之至於亂也故夫君子之於天下不見其所畏求

使其所畏之不見是故事有所不辭而勞苦有所不憚

昔者晉室之敗非天下之無君子也其君子皆有好善

之心高談揖讓泊然冲虛而無慷慨感激之操大言無

當不適於用而畏兵革之事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

竊乘之是以顛沛隕越而不能以自存且夫劉聰石勒王敦祖約此其姦詐雄武亦一世之豪也譬如山林之人生於草木之間大風烈日之所咻而雪霜饑饉之所勞苦其筋力骨節之所嘗試者亦已至矣而使王衍王導之倫清談而當其衝此譬如千金之家居於高堂之上食肉飲酒不習寒暑之勞而欲以之捍禦山林之勇夫而求其成功此固姦雄之所樂攻而無難者也是以雖有賢人君子之才而無益於世雖有盡忠致命之意

而不救於患難此其病起於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事故富而不能勞貴而不能治蓋古之君子其治天下為其甚勞而不失其高食其甚美而不棄其糲使匹夫小人不知所以用其勇而其上不失為君子至於後世為其甚勞而不知以自復而為秦之强食其甚美而無以自實而為晉之敗夫甚勞者固非所以為安而甚美者亦非所以自固此其所以喪天下之故也哉

晉之亡患在太封同姓而假之以兵不戢則逆

節生而中朝無以為居重馭輕之勢內以清虛相高外以胡虜衡亂而天下之權無所歸矣故遂以不振而偏安江左以至於移祚悲夫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五十二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翟灝

謄録監生臣崔堂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五十一

明 茅坤 撰

穎濵文鈔七

論

七代論

獨挈宋武失著處亦千年隻眼

英雄之士能因天下之隙而遂成天下之勢天下之勢

未有可以必成者也而英雄之士常因其隙而入于其間堅忍而不變是以天下之勢遂成而不可解自晉以下者天下何其紛紛也彊者不能以相并而弱者不能以相服其德不足以相君臣而其兵不足以相吞滅天下大亂離而為南北北又自離而為東西其君臣又自相篡取而為七代至於隋而後合而爲一葢其間百有餘年之中其賢君名臣累累而出者不為少矣然而南不能渡河以有北之民而北不能過江以侵南之地豈

其百年之間南無閒之足乘而北無隙之可入哉葢亦其勢之有所不可者也七代之際天下常有變矣宋取之晉齊取之宋梁取之齊陳取之梁而周齊取之後魏此五釁者兵交而不解内亂而無救其間非小也而其四鄰拱手遠望而莫敢入葢其取之者誠有以待之而不可以乘其倉卒也嗟夫北方之人其力不足以并南而南方之勢又固不可以爭衡於中國則七代之際天下將不可合耶嘗試論之姚泓宋武之際天下將合之

際也姚興既死而秦地大亂武帝舉江南之兵長驅以攻秦兵不勞而關中定此天下之一時也及夫劉穆之死關中未安席不及煖兵不及息而奔走以防江南之亂留孺子孱將以抗四方彊悍之敵則天下之勢已遂去矣且此惟不能因天下之勢而遂成之也則夫天下之勢亦隨去之而已矣且夫孫權曹操之事足以見矣曹操之不能過江以攻孫權力有所未足也而孫權終莫肯求逞於中國益其志將以僥倖乎北方大亂然後

奮而乘其弊而非以為其地之足以抗衡於中原也嗟夫使武帝既入關因而居之以鎮撫其人民南漕江淮之資西引巴漢之粟而内因關中之盛厲兵秣馬以問四方之罪戾當此之時天下可以指麾而遂定矣而何江南之足以芥蔕夫吾心哉然而其事則不可不察也其心將有所取乎晉而恐夫人之反之於南是以其心憂懼顛倒而不見天下之勢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故夫有可以取天下

之勢而不顧以求移其君而遂失之者宋武之罪也

議宋武入秦一著可謂確論所惜者宋武志在於九錫而不在於一天下大略曹操之不能力獎王室而卒貽曹丕以稱帝業病亦在此

隋論

論秦隋處亦似而其言以術留天下為名則畢矣漸開晚宋門戸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

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刼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爲之長吾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

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脅其肩燕趙伺其北而齊掉其東秦人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爲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

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絶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内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太過之弊歟今夫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以來劉聰石勒慕容垂符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畧已盡矣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而為周齊

周并齊而授之隋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享天下之樂不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以為舉世之人皆有曩者英雄割據之懐制為嚴法峻令以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畧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以及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際天下大亂塗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隋之所以亡者無以異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天下之所為去

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為政也寛寛者生於無憂而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甞聞之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幽之人民扶老攜幼而歸之岐山之下累累而不絶喪失其舊國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之為是寛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唐論

此等文古今有數荆川云深究利害是大文字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内重則為内憂外重則為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強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内當此之時謂之内重内重之弊姦臣内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横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内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夷盜賊之患

不至於内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内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内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内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綿地千里内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吴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内頤指

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較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

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内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内則爲内憂在外則為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鎮之也而後世之

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為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邊陲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

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内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内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為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内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止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

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内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强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

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内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自以為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為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温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愚竊謂今之兵滿天下並不得籍之行伍以折

衝禦侮而北自遼陽迄臨洮延袤五千餘里僅得戍守之兵以乘障游徼於其塞耳然無唐之節度府帶甲十萬之勢以為外重故北兵得以蹂躪我疆埸殺畧我人民其於南粤一帶亦然至於京師所籍兵十餘萬僅足以供天子之工匠與中官勢人者之侵漁而已又無唐之内設府兵五百以爲居重馭輕之威是所謂内外無以為重者也故四夷數侵歲以爲常而中州卒

有一夫跳梁往往衡越不能遽熄豈非兵政無以制中外之亂與

五代論

有近利者必有遠憂豈獨帝王之取天下

昔者商周之興始於稷契而至湯武凡數百年之間而後得志於天下其成功甚難而享天下之利至緩也然桀紂既滅收天下朝諸侯自處於天子之尊而下無不服之志誅一匹夫而天下遂定葢其用力亦甚易而無

勞也至於秦漢之際其英雄豪傑之士逐天下之利唯恐不及而開天下之釁惟恐其後之也奮臂於大澤而天下之士雲合響應轉戰終日而辟地千里其取天下若此其無難也然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既明分裂海内以王諸將將以傳之無窮百世而不變而數歲之間功臣大國反者如蝟毛而起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難也若夫五代干戈之際其事雖不足道然觀其帝王起於匹夫鞭笞海内戰勝攻取而自梁以來不及百年

天下五擅遠者不過數十歲其智慮曾不足以及其後世此亦甚可怪也蓋嘗聞之梁之亡其父子兄弟自相屠滅虐用其民而天下叛周之亡適遭聖人之興而不能以自立此二者君子之所以不疑於其間也而後唐之莊宗明宗與晉漢之高祖皆以英武特興之姿據天下太半之地及其子孫材力智勇亦皆有以過人者然終以敗亂而不可解此其勢必有以自取之也蓋唐漢之亂始於功臣而晉之亂始於劉石皆以其易取天下

之過也莊宗之亂晉高祖以兵趨夷門而後天下定於明宗後唐之亡匈奴破張達之兵而後天下定於晉匈奴之禍周高祖發南征之議而後天下定於漢故唐滅於晉晉亂於匈奴而漢亡於周葢功臣負其創業之勲而匈奴恃其驅除之勞以要天子聽之則不可以久安而誅之則足以召天下之亂戮一功臣天下遂並起而軋之矣故唐奪晉高祖之權而亡晉絕匈奴之和親而滅漢誅楊邠史肇而周人不服以及於禍彼其初無功

臣無匈奴則不興而功臣匈奴卒起而滅之故古之聖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資而不用有可以乘天下之勢而不顧撫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此非以爲茍仁而巳矣誠以爲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欲求天下而求之於易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無所不爲也無所不爲而就天下天下既安而不之改則非長久之計也改之而不顧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昔者晉獻公既沒公子重耳在翟里克殺奚齊卓子而召重耳重耳不敢入

秦伯使公子縶往弔且告以晉國之亂將有所立於公子重耳再拜而辭亦不敢當也至於夷吾聞召而起以汾陽之田百萬命里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命丕鄭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及其既入而背内外之賂殺里客丕鄭而發兵以絕秦兵敗身虜不復其國而後文公徐起而收之大臣援之於内而秦楚推之於外既反而霸於諸侯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無賂於内外而其勢可以自入此所以反國而無後憂也其後劉季起於豐沛

之間從天下武勇之士入關以誅暴秦降子嬰當此之時功冠諸侯其勢遂可以至於帝王此皆沛公之所自爲而諸將不與也然至追項籍於固陵兵敗諸將不至乃捐數千里之地以與韓信彭越而此兩人卒負其功背叛而不可制故夫取天下不可以僥倖於一時之利僥倖於一時之利則必將有百歲不已之患此所謂不及遠也

雖然古帝王之起自匹夫而定天下也易及其

身為天子能立綱陳紀深謀曲慮而垂萬世之業也難

周公論

其論周公處成王雖未當而其行文往往如空中游絲起伏嫋娜而不可羈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為不義武王既没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召公不悦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可救二者其故何

也太甲旣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葢周公之事其迹無以異於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疆攝焉以爲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其事有不得已而然耳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巳攝焉而待夫太甲之自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至於不得巳也使成王拱手

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爲之佐以成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之謗是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爲不然挾天子以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蓋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必有忠於其心而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爲天子之所忌而下爲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

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姦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乗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中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䜛慝之謀而絶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揺使其當時列於羣臣

之間方其危疑擾攘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周公論二

讀周禮者不可不知

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

山之陽南山之陰其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棊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子產亦云古之言封建者葢若是

而周禮諸羣公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大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也

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古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爲小然孔子猶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彊家猶有不及五十里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

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内公邑爲井田鄉遂爲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爲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爲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爲也楚蔿掩爲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下澤可以爲井者井之原阜隄防之間狹不可

行惟町之杜預以町爲小頃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爲井田而鄉遂必爲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强人者也立法以强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老子論上

與下共爲一篇只看子由行文如神龍乘雲於

天之上風雨上下不可捉摸不可測識不可窮詰學者如能靜坐摠几間將此心默提出來與此二篇文字打作一片忽焉飛於九天之上忽焉而逐於九淵之下且令自我胸中亦頓覺變幻飄蕩而不可覊制則文思之懸一日千里矣當其思起氣溢如急風驟雨噴山谷撼丘陵及其語竭氣盡如雨散雲收山青樹綠塵無一點嗟乎此則學者當自得之也

善與人言者因其人之言而爲之言則天下之辨者服矣與其里人言而曰吾父以爲不然則誰肯信以爲爾父之是是故不若與之論曲直雖楚人可以與秦人言之而無害故夫天下之所爲多言以排夫異端而終以不明者惟不務辨其是非利害而以其父屈人也夫聖人之所爲尊於天下爲其知夫理之所在也而周公仲尼所以爲信於天下以其子弟而知之也故非其子弟則天下有不知周公之爲周公而仲尼之爲仲尼者矣

是故老聃莊周其爲說不可以周孔辨也何者彼且以為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之于事譬如規矩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于方圓而以規矩辨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至方極圓以陰合于規矩使彼以爲規而不圓矩而不方則亦無害于吾說若此則其勢易以折天下之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佛之道皆未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安吾之說仁義禮樂天下之所恃以治者

者佛之說曰棄父絕子不爲夫婦故雞豚食菜茹而後
萬物遂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以遂萬物之性
夫彼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其說彼之不吾信如吾之不
彼信也葢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彊刼之故夫仁
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君
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者之
所知也而欲以諭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然嗟夫
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

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捨而他之惟其無窮是以知其爲道而無疑盖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老子論下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横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人有

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懽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為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外此其意以爲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譏其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爲以是足以自免而逃

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人惟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為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為為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葢古之聖人惟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

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爲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爲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栁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爲辯也而仲

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為不深矣葢甞聞之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是非者惟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葢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爲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

老聃莊周則亦甞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之爲易也故曰甞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有欲以觀其徼既曰無之以爲用又曰有之以爲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爲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適以爲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五十二

明 茅坤 撰

頴濵文鈔八

歷代論

子由之文其奇峭處不如父其雄偉處不如兄而其踈宕嫋娜處亦自有一片烟波似非諸家所及予嘗同荆川論之荆川絶愛其文然而間

讀君術臣事民政及古史等書誠絕作也歷代論四十三首葢予由於罷官頪上時其年已老其氣已衰無復嚮所爲飄飄馳驟若雲之出岫者馬之下坂者之態然而閱世既久於古今得失處叅驗已熟雖無心於為文而其折衷於道處往往中肯綮切事情語所謂老人之言是已予不能盡錄錄其見解所獨得者二十八篇

管仲

先君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以桓公伯孔子稱其仁而不能止五公子之亂使桓公死不得葬曰管仲蓋有以致此也哉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為非此固適庶爭奪之禍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為身後之計知諸子之必爭乃屬世子于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他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於乎三歸六嬖之害溺于淫欲而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兢維人四方其訓

之四方且猶順之而況于家人乎傳曰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自宮以適親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甞無小人也有君子以閑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于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衆選伊尹不仁者遠矣豈必人人而誅之

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禦之何益于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後宋人以干戈正之於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云爾

漢高帝論

此亦子由獨見其微處

高帝之入秦一戰于武關兵不血刃而至咸陽此天也非人也秦之亡也諸侯並起爭先入關秦遣章邯出兵

擊之秦雖無道而其兵方彊諸侯雖鋭而皆烏合之衆其不敵秦明矣然諸侯皆起於羣盜不習兵勢陵籍郡縣狃於亟勝不知秦之未可攻也於是章邯一出而殺周章破陳涉降魏咎斃田儋兵鋒所至如獵狐兔皆不勞而定後乃與項梁遇苦戰再三然後破之梁雖死而秦之鋭鋒亦畧盡矣然邯以為楚地諸將不足復慮乃渡河北擊趙邯既北而秦國内空至是秦始可擊而高帝乘之此正兵法所謂避實而擊虛者蓋天命非人謀

也項梁之死也楚懐王遣宋義項羽救趙羽願與沛公西入關懐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慓悍禍賊甞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喻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沛公沛公方入關而項羽巳至河北與章邯相持邯雖欲還兵救秦勢不得矣懐王之遣沛公固當然非邯羽相持於河北沛公亦不能成功故曰此天命非人

謀也

或問章邯假令不過河北高帝能入秦乎子由以邯提兵擊盜則當時老將健卒已虛關中似亦有見然覽觀秦紀本末蒙氏凡弟誅而將陷矣阿房之宫驪山之葬而百姓怨矣諸公子及李斯坐法死而骨肉大臣不附矣至於趙高之夷子嬰之立上下岌岌矣高帝之入秦譬之以石投卵也又何疑哉

此等見解子由晚年還頗上歷世故多故能爲

論如此

漢文帝論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彊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皆乘風而靡尉佗稱號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遺書厚以繒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

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彊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

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為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穽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為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呉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為鼂錯者鮮矣

漢景帝論

此亦子由見得景帝本末處

漢之賢君皆曰文景文帝寛仁大度有高帝之風景帝忌刻少恩無人君之量其實非文帝比也帝之為太子

也吳王濞世子來朝與帝博而爭道帝怒以博局提殺之濞之叛逆勢激於此張釋之文帝之名臣也以劾奏之恨斥死淮南鄧通文帝之倖臣也以吮癰之怨困迫至死鼂錯始與帝謀削諸侯帝違衆而用之及七國反袁盎一説譎而斬之東市曾不之卹周亞夫為大將折吳楚之鋭鋒不數月而平大難及其為相守正不阿惡其悻悻不屈遂以無罪殺之梁王武母弟也驕而從之幾致其死臨江王榮太子也以母失愛至使酷吏殺之

其於君臣父子兄弟之際背理而傷道者一至於此原其所以能全身保國與文帝俱稱賢君者惟不改其恭儉故耳春秋之法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然陳侯平國蔡侯般皆以無道弑而弑皆稱臣以爲罪不及民故也如景帝之失道非一也而猶稱賢君豈非躬行恭儉罪不及民故耶此可以爲不恭儉者戒也

漢武帝論

典刑之言

天下利害不難知也士大夫心平而氣定高不為名所𥇒下不為利所怵者類能知之人主生於深宮其聞天下事至鮮矣知其一不達其二見其利不覩其害而好名貪利之臣探其情而逢其惡則利害之實亂矣漢武帝即位三年年未二十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帝問太尉田蚡蚡曰越人相攻其常事耳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帝使嚴助難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城能何故棄之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何所愬帝詘

蚡議而使助持節發會稽兵救之自是征南越伐朝鮮討西南夷兵革之禍加於四夷矣後二年匈奴請和親大行王恢請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請許其和帝從安國議矣明年馬邑豪聶壹因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使公卿議之安國恢往反議甚苦帝從恢議使聶壹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覺之而去兵出無功自是匈奴犯邊終武帝無寧歲天下幾至大亂此二者田蚡韓安國皆知其非

而迫於利口不能自伸武帝志求功名不究利害之實而遽從之及其晚歲禍災並起外則黔首耗散内則骨肉相賊殺雖悔過自咎而事已不救矣然嚴助以交通淮南張湯論殺之王恢以不擊匈奴亦坐棄市二人皆罪不至死而不免大戮豈非首禍致罪天之所不赦故耶

漢昭帝論

觀欒城此等文字其識見甚近裏當勝於曾鞏

周成王以管蔡之言疑周公及遭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書而後釋然知其非也漢昭帝聞燕王之譖霍光懼不敢入帝召見光謂之曰燕王言將軍出都肄郎道上稱蹕又擅調益幕府校尉二事屬耳燕王何自知之且將軍欲爲非不待校尉左右聞者皆伏其明光由是獲安而燕王與上官皆敗故議者以為昭帝之賢過於成王然成王享國四十餘年治致刑措及其將崩命召公畢公相康王臨死生之變其言琅然不亂昭帝享國十三

年年甫及冠功未見於天下其不及成王者亦遠矣夭壽雖出於天然人事常參焉故吾以爲成王之壽考周公之功也昭帝之短折霍光之過也昔晉平公有蠱疾醫和視之曰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災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以此譏趙孟趙孟受之不辭而霍光何逃焉成王之幼也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左右前後皆賢臣也雖以中人之資而起居飲食日與之接

逮其壯且老也志氣定矣其能安富貴易生死葢無足怪者今昭帝所親信惟一霍光光雖忠信篤實而不學無術其所與共國事者惟一張安世所與斷幾事者惟一田延年士之通經術識義理者光不識也其後雖聞久陰不雨之言而貴夏侯勝感蒯聵之事而賢雋不疑然終亦不任也使昭帝居深宫近嬖倖雖天資明斷而無以養之朝夕害之者衆矣而安能及遠乎人主不幸未嘗更事而履大位當得篤學深識之士日與之居示

之以邪正曉之以是非觀之以治亂使之久而安之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然後聽其自用而無害此大臣之職也不然小人先之悅之以聲色犬馬縱之以馳騁田獵侈之以宫室器服志氣已亂然後入之以讒説變亂是非移易白黑紛然無所不至小足以害其身而大足以亂天下大臣雖欲有言不可及矣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人必知道而後知愛身知愛身而後知愛人知愛人而後知保天下故吾論三宗享

國長久皆學道之力至漢昭帝惜其有過人之明而莫能導之以學故重論之以爲此霍光之過也

昭帝之享國日淺不知其禍由近女室否假如伊尹相湯以及其子而太丁外丙仲壬並不三四年死豈皆女室興而皆伊尹之罪歟特日為大臣有托孤寄國之責者不可不知此議

漢光武論

東漢之亡以宦官而沖質以後由女后稱制故

其積禍養亂以至於此子由以之咎光武不任
　大臣所致似亦太過然其論亦正姑錄而識之
高帝舉天下後世之重屬之大臣大臣亦盡其心力以
報之故吕氏之亂平勃得寘力焉誅産禄立文帝若反
覆手之易當是時大臣權任之盛風流相接至申屠嘉
猶召辱鄧通議斬鼂錯而文景不以為忤則高帝之用
人其重如此景武之後此風衰矣大臣用舍僅如僕隷
武帝之老也將立少主知非大臣不可乃委任霍光霍

光之權在諸臣右故能翊昭建宣天下莫敢異議至於宣帝雖明察有餘而性本忌刻非張安世之謹畏陳萬年之順從鮮有能容者惡楊惲蓋寬饒害趙廣漢韓延壽悍然無惻怛之心高才之士側足而履其朝陵遲至於元成朝無重臣養成王氏之禍故莽以斗筲之才濟之以欺罔而世無一人敢指其非者光武之興雖文武之略足以鼓舞一世而不知用人之長以濟其所不足幸而子孫皆賢權在人主故其害不見及和帝幼少竇后擅朝竇

憲兄弟恣横殺都鄉侯暢於朝事發請擊匈奴以自贖及其成功又欲立北單于以植恩固位袁安任隗皆以三公守義力爭而不能勝幸而憲以逆謀敗葢光武不任大臣之積其弊乃見於此其後漢日以衰及其誅閻顯立順帝功出於宦官黜清河王殺李固事成於外戚大臣皆無所與及其末流梁冀之害重天下不能容復假宦官以去之宦官之害極天下不能堪至召外兵以除之外兵既入而東漢之祚盡矣葢光武不任大臣之

禍勢極於此夫人君不能皆賢君有不能而屬之大臣朝廷之正也事出於正則其成多其敗少歴觀古今大臣任事而禍至於不測者必有故也今畏忌大臣而使他人得乘其隙不在外戚必在宦官外戚宦官更相屠滅至以外兵繼之嗚呼殆哉

晉武帝論

論利害處却審

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

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以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予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也予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為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太子也則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沒產祿雖横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

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宏羊以後事當是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欲爲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患蓋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倖臣劉放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姦雄爲對數年之間

遂成篡弑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羣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愍懷之小慧以為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預聞朝政則腹心不貳之臣也國家之事若用后妃外親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為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

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而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強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吾嘗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賴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據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

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内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漢高帝懲秦孤立而大封同姓以瓜分於外然其權則統於上故其禍亂之發得藉之以收磐石之功晉武帝懲魏之後而衆建八王然其權則散於下故其禍亂之發擁腫鞅掌卒之互相蹂籍而特以稔魚爛之釁

晉宣帝論

前以曹孟德形容司馬仲達後以霍光孔明爲案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畧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叛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叛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

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爲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叛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葢主有

篡取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內懟燕葢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爲得之耶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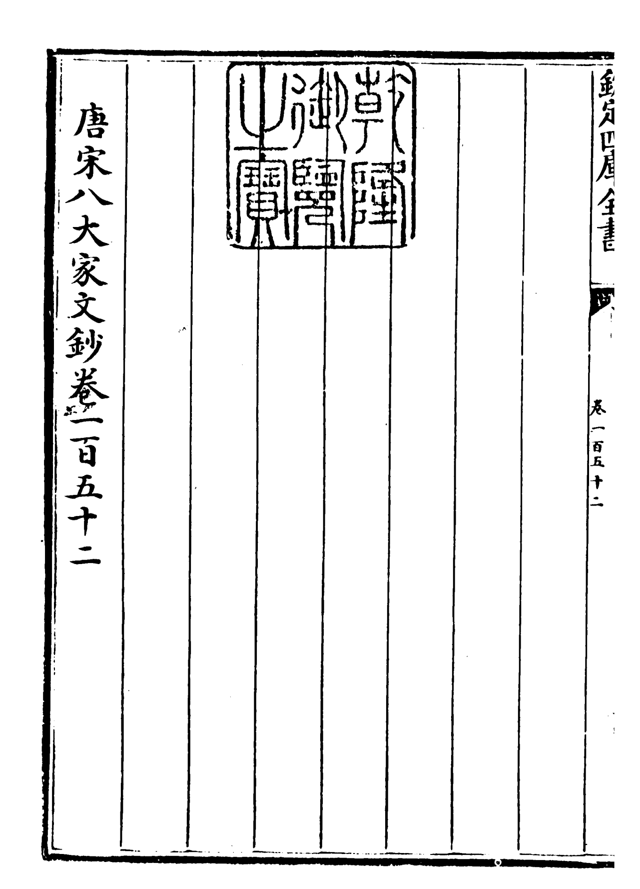
異志一摇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内廢李平廖立
帝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三十
餘年而無纖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
不誠茍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
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
以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
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兩漢之衰王莽啓其端董卓幸其禍曹操踵其

謀而司馬以後遂至於世相擅以狐媚託孤定亂之間至唐太宗而始絶甚矣小人之流禍也要之五代又踵之矣

予謂為義不終四字非所以論操也葢文王之戴殷也終其身未嘗有一毛利天下之心而操特擁漢以劫天下之諸侯耳雖荀文若之死君

予謂其以身文奸也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一百五十二